

二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 二

第二部



上册

宦海沉浮

舍人◎著

这不完全是一部官场小说，也不能将其视为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以官场为依托的描写人性的小说；是以官场为平台，描写社会各个层面的小说；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
1915
21(1)

I247.5/1915
:1(1)
2009

这不完全是一部官场小说，也不能将其视为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以
 官场为依... 描写人... 的小说，是... 意气... 放之初... 家中兄... 故长者的劝... 宦海沉与浮带来的困惑...
宦海沉浮
 舍人◎著

第一部

上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宦海沉浮 / 舍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99-3119-7

I.宦… II.舍…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666 号

- 书 名 宦海沉浮 (上、下)
作 者 舍 人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00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19-7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3
第九章	50
第十章	57
第十一章	62
第十二章	69
第十三章	78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94
第十六章	98
第十七章	104
第十八章	112
第十九章	121
第二十章	126
第二十一章	130
第二十二章	136
第二十三章	140
第二十四章	145
第二十五章	151
第二十六章	155

目 录

第二十七章	159
第二十八章	164
第二十九章	170
第三十章	176
第三十一章	182
第三十二章	189
第三十三章	194
第三十四章	199
第三十五章	205
第三十六章	211
第三十七章	221
第三十八章	230
第三十九章	239
第四十章	248
第四十一章	257
第四十二章	266
第四十三章	275
第四十四章	283
第四十五章	289
第四十六章	299
第四十七章	302
第四十八章	309
第四十九章	317
第五十章	325
第五十一章	333
第五十二章	340

第一章

七月天已经很热了，从太阳一出来就开始热起。

在砾石铺成的简易公路上，一辆白顶红身的客车在笨拙而缓慢地行驶，汽车发动机如老牛般嘶吼着，不时还夹杂着轮胎压碎一块块小石砾发出的砰砰声。没有一丝风，汽车身后扬起黄色的尘土先是飞快地腾起，然后又渐渐沉降，雾蒙蒙一片在燥热的空气中飘荡，久久不甘落下。

这是一趟从南平县城发出到万山红农场的早班车，按照时刻表应该是早晨六点三十分准时发车，可这趟早班车从来就没有六点三十分开出过，不是发动机有毛病就是司机那根“菊花”牌香烟没抽完，乘车的人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相反人们总是沉浸在搭车的兴奋之中。

车里坐满了人，人们随着车身的起伏摇摆前仰后合，手都紧紧抓着靠背上蓝漆斑驳的铁制扶手，手指因为用力都显得很苍白。有同伴的相互大声说笑着，男人们大多穿着洗得黄不溜秋的布褂子，袖子挽得老高，抽着自卷的喇叭筒，辛辣而味臭的烟雾伴着他们地嬉笑声一起弥漫了整个车厢。没同伴的人要不无聊地听着别人在神吹海侃，要不就斜靠在有海绵的靠背上眯眼养神。还有一些晕车的妇女则老早就调好了靠窗的位子，双目无神地把头微微伸到窗口，不时哦哦地干呕着。

跟车的售票员看上去年龄不大，留着齐耳的短发，可宽大的蓝色工作服把她年轻女性应有的曲线全包裹在了里面，以至她的脸上也刻着与年龄不符的神情，粗粗的眉毛杂乱地皱起，不大的眼睛老是望着车窗外，老旧的木制售票箱平搁在双腿上，一只手抓着面前的横杆，一只手搭在箱盖上，手指头却不甘寂寞地完全没有节奏感地敲打着，时不时还抬起手背擦擦额上的汗水，她穿着白色的塑料凉鞋，跟大多数城里女孩一样脚上穿着很时髦的彩色尼龙袜，脚趾也在不安分地拱着，弄得鞋面一起一伏。

杨陆顺的车票是十二号座，比较靠前的位置，但他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大妈坐在最后排，不由想起了家中三年多未见的老母亲，心有不忍地跟老大妈换了座，当然也换来了几声真心的道谢。

杨陆顺已经有三年多没回过家了，三年多前新平公社到县里是不通客车的，他三姐夫替他背着行李硬是走了七十三里路才到的县城，如今也通上了客车，真好呢。

汗水顺着后背在往下流，他感觉到里面的汗背心已经完全湿透了，可他仍旧舍不得把浅蓝色的的确良短袖衬衣脱下来，只是用手巾不停地擦拭着泛红的脸，也多亏了这身衣服，那老大妈误认他是下乡的干部了，他当时是指着右胸前亮闪闪的“长江大学”校徽说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可惜只引起了周围几个人的注意，而且时间也并没持续多久，可他脸上的兴奋却还是掩饰不住的。

杨陆顺也没把心思放在这些偶尔同车的人们身上，放眼车窗外，是一片片整齐的稻田，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就像一张巨大的地毯，他心里默默想道：今天是七月四日，该搞双抢了，看样子今年的早稻又是个大丰收啊！多亏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么沉甸甸饱满的谷穗呢。

汽车就要到了个集镇，售票员懒洋洋地转头喊道：“青树公社快到了，要在青树下车的请做好下车准备了！”

眼见公路旁的小车站有几人提拎着东西，高兴地望着汽车，做好了上车准备，可司机没在车站停住，而是慢慢又朝前滑行了一段距离，再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杨陆顺一不留神往前一冲，差点碰到了头，不禁不满地说：“司机同志，刹车别那么急呀，差点撞伤了头！”

旁边有人说：“小同志呀，司机刹车从来都是这么急的，我们都习惯了，见到前面喊到站，我们就使劲抓稳了。”

那售票员听见了抱怨，转过头，眼睛有点发亮，冲杨陆顺说：“那位同志手抓稳了，请注意安全。”说完似乎还笑了，下车的人很吃力地打开了笨重的车门，下面的人见车门开了提着东西就往上挤，上下的人便挤在了一起，售票员很恼火地喊着：“下面的挤什么挤？等下完了再上！说你呢，还挤……”欠起身就用手扒拉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便很不情愿地闪开一条缝隙，一阵小骚乱后，售票员指挥着最后一个上来的男人关好车门，冲司机喊道：“开车！”司机一拧车钥匙，油门使劲轰了几声，汽车又缓缓朝前驶去。

杨陆顺听了售票员的话，心情稍霁，说：“售票员同志服务态度还蛮好，这

司机就不怎么样了。”

还是旁边那人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那小姑娘的态度是好了很多。”有人接口打趣说：“只怕是这个长相白净的小同志让她多云转晴了吧。”听到的人都笑了起来，望向杨陆顺的眼光里充满了善意的戏谑。

杨陆顺脸上马上涨得红红的，羞涩地不知道怎么回答，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像吃了一支五分钱的冰棒一样舒爽。

大家看到杨陆顺不好意思地模样，更是开心，于是有人马上问：“小同志有对象了吗？要不要大叔帮你介绍一个？”

“你看人家小同志是干部哩，哪会跟乡下的妹子搞对象呢？”

“呵呵，看他那样，白白净净的，我看也是城里人，认得韭菜跟稻秧不？”

杨陆顺红着脸说：“我也是乡里人，就住新平公社的，只是去省城读了三年书。”

“不是的吧？那你怎么一口春江话呢？我还以为是城里伢呢！春江话听起来就是好听，唱歌一样，不像我们南平话，土里土气的。”

“哎呀，新平公社出人才哟，这两年年年出几个大学生，那里的伢子就是怪气！”

“新平的啊，那你认得封同五队的黄老倌子不？”

杨陆顺不知道回答谁的问话好，就说：“我是建华二队杨家里的，隔封同还蛮远呢。”说着也顺口说出了南平话。

“小同志呀，你还抽烟的呀？看你兜兜里装了一盒泉水烟？”一个抽这喇叭筒的男人眼睛都笑成了缝，直盯着杨陆顺胸前的口袋。

杨陆顺连忙把烟掏出来给附近几个抽烟的一人发了一支，又小心地装回口袋，心痛地说：“我不抽烟的，是带着装客的！”

一个妇女笑着说：“小同志是要莫吸烟，牙齿熏黑了不说，一身烟臭，怕是细妹子们不喜欢哟。”

那男人先是深深闻了闻泉水烟香精的芬芳，用手背擦干嘴唇叼着，边摸火柴边含糊地说：“三毛五一盒的泉水烟拿起装客，到底是大学生，国家干部，出手大方！敢问小同志在哪里高就啊？”哧地擦燃火柴，点燃了烟，美美地吸了一大口，嗖地吸进肺里，憋了好半晌才缓缓呼出，忙讨好地笑着说：“小干部，真的是好烟咧。在哪里高就啊？”

看着大伙询问般地眼神，杨陆顺自豪地说：“高就谈不上，我主动要求分配在新平公社，新平中学当教师。”

一个妇女惋惜地哦了一声说：“当教书先生啊？我还以为当干部呢，作惜了作惜了，应该当干部啦！”

杨陆顺愣了愣，又一个人说：“你个女人晓得什么啦？现在的公办老师也是干部编制！”

那妇女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不晓得？原来教书的都叫臭老九，莫非是干部编制就不是臭老九了？要是教书好，那我们赤丰公社那么多教书的怎么不教书，都到公社里去当么子鬼干部呢？我不晓得，我比哪个都清楚！”

又有人接茬说：“我看干部、老师都不如合作社好，不如肉食站好！”

“我说啊，现在最好还是农民好，搞了联产承包，家家搞单干最好，粮食产量又高，又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想养群鸡就养群鸡，想养群鸭就养群鸭，只要你勤快。毛爷爷说得最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呵呵。”

坐车的大多是农民，一说到农活上，大家七嘴八舌就搅到了一起，倒把引起他们兴趣的小同志撇到一边去了。

杨陆顺又恢复了他略带矜持地微笑，虽然人们并不看好教师这职业，但这是他自己从小就立志的职业，为了实现当老师的理想他才毅然舍弃了当国家机关干部的机会。那年头大学生吃香得很。

客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耗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新平，不等售票员报站，杨陆顺已经激动不已地提着旅行袋站到门边，他弯着腰透过车窗左右打量着阔别三年的故乡，显得一切都那么美丽，一切都那么热情，他的心怦怦乱跳，一股气流在胸膛里翻涌，顶得喉咙发痛、鼻子发酸，客车再一次猛烈刹车，杨陆顺一把拉开沉重的车门，跳了下来，晶莹的泪水也同时落在了尘土飞扬的大地上。

“六子，是六子吗？哎呀，真是六子，你回来了！”杨陆顺还沉浸在返乡的巨大喜悦中，一个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三十几岁的男人从后面跑上来，使劲把他扳转过来，高兴地喊着。

那男人见来来往往的人都侧目注视着光鲜派头十足的六子，那眼里分明有羡慕、敬畏，便觉得自己也风光了起来。

杨陆顺定睛一看，激动地说：“四姐夫，是我，真的是我！我回来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四姐夫上上下下打量着杨陆顺，说：“昨天你不是打电话到大队里了么？队长马上就告诉了咱爹娘，咱爹又赶紧去你几个姐家报喜，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到街上来接你的。还砍了三斤猪肉，买了条大鱼！六子，你这身打扮，我差

点都认不出来了！硬是个城里伢了啊，来，我们快动身，咱爹娘还有你姐、姐夫、几个侄儿女只怕在家眼睛都望穿了！”一把抢过他的旅行袋，拖着他就走。走到一辆马拉的板车前，把旅行袋往上一放，疑惑地问：“六子，你三年在外，就只有这么多行李？”

杨陆顺笑着说：“当然不是了，不过带回家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我的铺盖什么的，已经留在学校给贫穷的学弟了。来，四姐夫，抽支烟！”说着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泉水烟，捏出一支递给四姐夫。

四姐夫憨笑着把烟点燃，从表情上看得出很惬意，杨陆顺笑着说：“味道还行吧？”四姐夫吧嗒嘴巴说：“那是肯定了，这泉水烟紧俏得很，在新平还没几个人能抽得上，我是沾舅子的光喽。上车吧，咱边走边聊。”

杨陆顺说：“四姐夫，别急，先去联校，我去报了到再回。”

四姐夫愣了神，试探着说：“六子，你去联校报到？要去联校当校长吗？”

杨陆顺说：“当什么校长，我分配在中学当教师了！”

四姐夫露出不信的表情说：“什么？你到省里读了三年大学，是国家干部了，怎么会去教书呢？莫不是让人哄了吧？”

杨陆顺笑着说：“四姐夫，你还当我是流鼻涕的孩子啊？被人哄了，我是自愿要当教师的，这也是我从小理想，知道不？别说了，你就在这里等着我，我去了联校就来。”说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个黑色人造革的小提包，兴冲冲地往联校方向走去，他在车上已经看见了，学校还在老地方，只不过校舍翻修一新，拱型的校门上“新平中学”四个大字鲜红夺目，远不是三年前的破烂样了。

四姐夫神情迷惑地看着六子远去的背影，喃喃地说：“早知道要当教师，犯得着去省里费神费力读三年大学吗？现在初中部的老师不都是高中毕业的啊，这六子是不是犯混啊？还自愿当老师，一个月拿着那几十块钱工资，看你以后讨了老婆怎么过日子。公社的老全他们不都说读了大学最差也要分配在县里当干部吗？咱六子怎么就发配下来当老师呢？难道六子在学校犯纪律了？我还指望他出息了帮我一把哩！”他把手里的泉水烟狠狠地吸着，直到烫手了才触电般地扔到地上，使劲啐了口唾沫，说：“还抽泉水，只怕连建设（七分钱一盒的卷烟）也抽不上了！”

不到一小时，杨陆顺挺着胸膛回来了，嘴巴里还哼着运动进行曲，说：“四姐夫，咱起身吧？”说着一屁股坐在了板车上，临了还不忘用擦汗手巾垫在屁股下。

四姐夫闷声说：“六子，坐稳了，驾！”一扬鞭，马儿拉起车就走。

杨陆顺家住在建华二队，离乡上有个七八里地，顺着新平河大堤一直走，大约五里地就到了建华一队，沿着一队往垵子里走上两三里地就到了建华二队，老杨家就住在灌溉渠边第六户。

第二章

杨陆顺的大名最初是叫杨六顺，为什么叫六顺呢？说来就话长了：

当年他娘生他大姐时难产，生了两天两夜，生得死去活来，隔了两年生他二姐时也难产，呼天唤地折腾了两天一夜。都说女人生娃娃头一回生得慢是正常现象，第二胎难产也许是干活重了动了胎位，可生老三、老四都是难产就有点怪了。他娘算是生娃生怕了，可他爹不乐意啊，生了四个全是闺女，在农村生不出男娃，不但女人遭婆家人白眼，外面的人还以为老杨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怎么绝后哩！只能生吧，没曾想老五还是难产，还是闺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他爹跑到后山祖坟上哭了个半死，嚎叫着祖宗不显灵，老杨家断了香火，哭完了擦巴擦巴眼泪鼻涕，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蔫里吧唧的回家后继续当五个女娃子的爹，那年他爹三十六岁，他娘三十四岁。

没曾想过了七年时间，枯树长新嫩，他娘在四十出头怀了孕，在那时的农村可是稀罕事，好多农村妇女四十岁都绝经两三年了！这让蔫了几年的老杨又看到了希望，有心想让大肚婆好生养着，可那时已经搞了两三年的人民公社了，出集体工啊，不出工没了工分不说，还得受大队的批评，没办法，咬着牙出工。

生他时是一九六零年元月二十一日，农历一九五九年的腊月二十三，正值冬季大修农田水利，他娘挺着大肚子也是天天出工，生产队长是个憨厚人，怜悯她，一直安排她干最轻松的打坡子，就是用铁锹把沟渠边沿拍结实了抹光溜了。顶着刺骨的寒风还没拍上几铁锹，他娘就喊肚子痛，发作了。他娘也不慌，你说慌什么，都生了五个娃娃的老手了，一面请人去通知他爹回家做

准备，自己则捧着大肚子往回走，住旁边的老孙家媳妇要送她也没让，他娘想反正最少也得折腾个一天两天的，也就没人送，像个老鸭婆，屁股一扭一扭地回家了。

眼瞅着看见自家的茅屋子，没想到肚子里的小崽急着出来，一个劲地往下拱，拱得她没了气力，脚一软就坐在了泥泞里，任她怎么挣也起不来，好在他爹回得及时，路过学校的时候把读初中的老三也叫了回来，等把他娘弄到家里，泥巴裤子还没来得及脱，肚子里的小东西就拱出了大半个头了，老三在灶屋里水都没烧开，老六就哇哇大哭着来到了人间，他爹顾不上血水淋漓就去看小东西胯里，像小螺钉一样的小鸡鸡展露在老杨眼前，激动得老杨像疯狗一样四处跑四处叫，冲着乌云密布的天吼着：“我老杨家后继有人了，我有儿子喽！”

接下来就是做九朝、取名字了，这农村取名字也没什么大讲究，女娃不是花呀就是草，不是贤就是淑，铃呀凤什么的，男娃子更简单，狗子、铁蛋，怎么溜口怎么取。老杨五个女儿，老大叫春花、老二叫翠花、老三叫建花、老四叫再花、老五叫梨花。老杨也没了父母老辈子，这取名字就落到了他头上，也费了番脑筋：娃娃排行老六，又是六零年生，最关键的是生得快，生得顺利，没有折磨他娘，是个孝顺崽！干脆就叫六顺，六六大顺嘛！名叫快快，生得快嘛，也寓意着长得快啊什么的。可人们都喜欢叫他老六、六子，快快却没人喊，渐渐也就忘了。

杨六顺其实很讨厌别人喊他六子，尤其是十多岁懂事后，总觉得名字不够正规，叫起来也不响亮，他很羡慕别人叫建国、建军、爱国、爱民、文革、卫东之类的名字，而且同学老是一起戏弄他，经常在他身后喊什么“六六顺”，那是划拳里的一句，他就觉得像是被耍了的驴，气愤但又无奈！

有次他到大队部搞学雷锋活动，在打扫大队会计室时，偶然发现一张数字大小写对照表，“6”对应着“六”对应着“陆”。他就去问会计，会计告诉他数字在开票等时候必须大写，杨六顺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打那后他的名字自己就写成“杨陆顺”，有时候老师、同学也会问，他就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的大名，所以就要用大写的陆！”

以后他填各类表格什么的都在姓名栏很郑重地写上“杨陆顺”，而在曾用名栏则漫不经心地写上“杨六顺”。直到一九七七年重修户籍时杨陆顺才正式取代了杨六顺。

杨陆顺此时正坐在四姐夫的马拉板车上，眼睛四处贪婪地张望着，虽然

三年时间过去了，新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街上（下面大队的人习惯把新平街道叫街上）的人多了些，看了一阵也就失去了新鲜，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很难受，他眯缝着眼，从旅行袋里抽出一本大书顶在头上，权当遮阳。

他四姐夫直勾勾的看着前方，余光里看见六子用书遮太阳，不禁嘴巴一撇，心里很是看不起他这副装模作样冒充街上人。

杨陆顺见四姐夫没了开始的热情，忙又递根泉水烟，说：“四姐夫，四姐他们还好吧？”

一说到几个姐姐，杨陆顺心里就好笑：大姐比他大二十一岁，大姐的大儿子比他还大了两岁半，那大外甥小时候没少欺负他这小舅舅；二姐比他大十九岁，六零年正月出的嫁，二姐的大女儿比他只小一岁多；三姐比他大了十五岁，没几年也出了嫁，四姐大他十三岁、五姐大他七岁多。几个出嫁早的姐姐也没嫁很远，就在周边几个大队，近有近的好处，隔三差五可以回娘家住住。几个姐姐里，数跟四姐感情最深，主要是相处的时间长，而且四姐更像母亲，读三年大学，四姐还寄了几次钱到学校。

四姐夫抽着烟，随口说：“你姐和娃子们都好。”

杨陆顺笑笑说：“四姐夫，现在承包到户，你又搞了运输副业，赚钱很多吧？”

四姐夫一听，脸上立即有了光彩，表情也生动了许多，斜了杨陆顺一眼，拍了拍屁股下的板车说：“那还不是党的政策好，我只是勤快，舍得起早贪黑。这家伙一年顶得上五亩好田哩！”

杨陆顺伸手亲昵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勤劳才能致富，我姐好命呢，遇上了一个会赚钱的男人！小军今年读初三，正好我在中学教书，可以照顾他。”

四姐夫哼了一声说：“小军真不争气，本来今年下学期读初三，那畜生成绩太差，学校留了他的级，开学还读一年初二，真的糟蹋我的钱咧！”说完还忿忿地扬起鞭子，狠狠地抽了拉车的马儿一下，那马儿一昂头嘶叫了一声，撒开腿跑了起来。

杨陆顺连忙扶稳了，说：“姐夫。你也别生气，要不趁放假我给小军补习补习，我看小军还蛮聪明的了。”

四姐夫说：“不劳驾你了，放假他要去做小工，一块钱一天还管吃。哪里找这么好的事？”

杨陆顺急道：“姐夫，我听姐说家里情况还蛮好，怎么能让小孩子去做小工

呢？现在正是学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时机……”

四姐夫不耐烦地说：“读那么多书有屁用啊？我小学都没读完，赚钱也不比谁差，那些知识分子一年的工资，我只跑半年板车就赚回来了。知识又当不得钱用。六子，你去当老师，一个月发好多薪水啦？”

杨陆顺说：“七十六元整。”

四姐夫嘿嘿一笑说：“六子，七十六元还是蛮多了，到底是读了大学的。好多老师一个月才发四十几块钱。”

杨陆顺点点头说：“刚才去联校报到，马校长说在学校吃食堂才一毛五一餐，我又不抽烟喝酒，应该还能存点钱的，哦，四姐夫，我这里还有两盒泉水烟，你拿去抽吧。”说着就要从包里拿烟。

四姐夫忙摀住了他的手说：“留着到家了装客用吧，你姐知道我烟瘾大，专门在屋后种了几分地的烟叶，就蛮好的了，这烟好是好，淡了点，没劲。六子，不是我说你，回家了是高兴，也犯不着买这么贵的烟，你说去公社办事专门给干部们抽，都是顶好的烟了。参加工作了不比当学生，什么都要靠自己了。”

杨陆顺讪讪地收回手说：“四姐夫，这烟也是人家送给我的，我哪舍得买这么贵的烟呢。”

四姐夫呵呵地笑出了声说：“别人送你这么贵的烟图什么？别嘴硬了啊！”

杨陆顺打小就有点怵这四姐夫，当年四姐四姐夫偷偷摸摸搞自由恋爱，理说该讨好这小舅子吧？四姐夫恰恰相反，虽然零食没少带，可老是黑着脸虎瞪着他，嫌他碍事，杨陆顺又只喜欢跟四姐的腿，像个小尾巴。后来四姐还是嫁到了四姐夫家，杨陆顺心里恨死了四姐夫可又没辙，一想四姐了就往四姐夫家跑，一住几天，晚上还要搂着四姐睡，不让四姐夫上床，现在一想起来还好笑，不禁说：“四姐夫，还记得我小时候不让你上床不？”

四姐夫转脸望着变化太大的小舅子，脸上有了点亲情，笑着说：“你个小鬼那时还真捣蛋，不让我睡事小，还偷偷往我茶缸子里撒尿，你说你是不是欠打哩！转眼小捣蛋成了大人喽！六子，咱爹娘想抱孙子都想疯了，准备今年春节给你把事办了那！”

杨陆顺羞红了脸，哼哧哼哧地说：“四姐夫，我才不着急呢，刚毕业，两手空空，哪有心情想那些呢？”

四姐夫说：“咱爹六十五了，你也二十二了，你那些没上学的同学不早就当爹当妈了。我看爹娘的身子骨不比去年了，你得赶紧办了，了却老人家

的心愿！”

杨陆顺心里一阵烦躁，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咱爹娘还不活到毛主席那年纪呀？早呢。”

四姐夫不信地摇摇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么多医生护着也就过了八十大寿。我不长不短也活了三十六七年，就从来没听说过农村人活到八十的。”

杨陆顺不想在这方面多说，眼睛直往前看，盼着早点到家，四姐夫也知道他的心思，把鞭子一挥，马儿跑得更欢了。七里多地说长不长，杨陆顺却感觉老是跑不到头，也跟着催起马儿来：“驾！驾！”

到了建华一队，马车就要下大堤坡，杨陆顺和四姐夫都下了板车，四姐夫拽紧了马辔口，缓缓下了坡，上了平路后两人才又坐上马车。

杨陆顺一路上跟遇到的熟人打着招呼，人们对他的回家都很热情，虽然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可让杨陆顺听了很是亲切，朴实的农民流露出的感情最是纯真的了，是那些城市里的人永远也表达不出的！

马车拐了个弯，杨陆顺就看见一溜屋子，跟他爹娘信里说的差不多，茅草屋全不见了，虽然还是土砖的，但屋顶子都换成了油毛毡，盖了小青瓦，看来农民这几年还是宽裕了不少。

转眼到了自家的晒谷坪，跳下马车，杨陆顺很奇怪自己并没有曾经想象过的激动和兴奋，相反心更平静了，人说“近乡情怯”，那是一事无成之人说的话，自己虽然大学毕业了，但毕竟没当官！他不自觉地把笑堆上了脸。

四姐夫把马车定住，冲着堂屋里喊：“爹娘，大家都出来接稀客，六子回家喽！”

堂屋里飞快地跑出几个孩子高兴地喊着：“小舅舅回来喽，小舅舅回来喽！”

杨陆顺半弯下腰张开双臂就想拥抱孩子们，可那几个孩子却在他面前几步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挤做一堆很不好意思地冲着杨陆顺笑，倒让杨陆顺不知所措，一想到到底是农村娃娃，只晓得害羞，再一细看那几个孩子，男的就穿了个裤衩，浑身东一块西一块尽是泥，个个脖子下都挂了三四个黑项圈，女孩子虽穿得整齐点，可也一脚的泥巴，不由暗暗庆幸，幸好没去抱他们，要不然一定弄脏了衣服。只得站起来说：“别一个个在外面傻笑了，都进屋去，舅舅给你们带好吃的了！记住，谁洗得最干净，舅舅就把最好的零食给谁！”孩子们又轰地一声散去，有东西吃比什么都高兴！

杨陆顺紧走几步进了堂屋，他娘只喊了声“六子，娘把你想苦了……”眼泪就刷刷地掉，几个姐姐也都眼睛红红的。

三年没见爹娘，他们都老了很多，满脸皱纹不说，头发也白得差不多了，特别是娘，身子也佝偻了许多，爹看来要健朗些，可岁月不饶人，笑起来嘴巴里竟然少了几颗牙齿了！杨陆顺连忙拉着他娘的手，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心情如此平静，与在学校时想象了无数次感人肺腑的团圆场面好像不一样，自己不是应该激动得放声大哭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也不明白，微微弯了弯腰，脸上还似乎堆着笑，原来准备好的对白也忘记了，又望了望旁边的爹和姐姐姐夫们，开口就说：“爹、娘，姐姐、姐夫，你们好，我回来了！”

爹娘姐姐姐夫们在杨陆顺这样礼貌的问候下都没反应过来，他娘也把手缩了回去，使劲擦了擦眼泪茫然地问：“六子，真是你回来了？”

杨陆顺似乎笑得更灿烂了，说：“娘，是您的六子回来了！”

他爹嘿了一声，转头对女儿、女婿们说：“你们看看，到底到大城市读书了的，说话都不一样了，杨家也出了个人物了！”大家都顺着他的话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大学生嘛，高级知识分子了，当然是人物了。”

四姐夫在外面把马儿栓好，提着旅行袋进来，笑着说：“嘿，我说你们站着做什么？快让六子坐呀，小辉，你给你舅舅倒碗茶喝！”

四姐才恍然说：“是啊是啊，六子，快坐快坐！”

杨陆顺从四姐夫手里接过袋子，拉开拉链就往外掏包装好看的食物，说：“我的小外甥们，看舅舅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啊？这是灯心糕、这是桔片糖、这是高粱饴（软糖）、这是小花片、这是蜜饯子、这是桂花饼……”

几个孩子眼睛都看呆了，他们几时见过这么多零食呀，有些连名字也没听过，他们咽着口水，却都把目光望向了自家的爸妈，看来是平时管教严格的原因，见父母都点头了，他们才欢呼着把手抓向琳琅满目的零食。

杨陆顺很满意孩子们的表现，又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包干荔枝、一包干桂圆，两瓶麦乳精，放在了爹娘旁边的椅子上，说：“爹娘，这荔枝桂圆是我常在信里提起的张老教授给你们俩老补身子的，麦乳精是我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的。”

老人们又欢喜又心痛，责备地说：“六子，乱花钱买什么嘛？我们都好，要补什么？那张教授真是大好人呀，六子，写信时多谢人家几句。”

杨陆顺拿出泉水烟给几个姐夫一人装了一支，歉意地说：“几位姐姐姐夫，六子这些年多亏了你们不时寄钱资助我上学，也多亏你们照顾年老的爹

娘，六子谢谢姐姐姐夫了！”说着挨个跟几个姐姐姐夫鞠躬表示感谢。又转身从旅行包里摸出一瓶“春江大曲”，说：“几位姐夫哥，中午我好好敬你们！”

二姐夫笑着说：“六子到底是读书人啊，自家人都这么客气，爹娘是你的爹娘，也是我们的爹娘，我们都应该养老人的嘛。春江大曲还真是好酒，要多喝几杯。”

三姐夫说：“六子，回来就好了，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缺，有吃的有穿的，就缺你娶了老婆给爹娘添孙子啦！”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爹说：“六子也别脸红了，你都二十二岁了，早该娶老婆的。我和你娘盼孙子都盼几年了。如果你不读大学，孙子兴许都两三岁了。”

杨陆顺羞涩地说：“爹，才回来气都没喘就给我下任务压担子，也等我歇会好不好？”

四姐笑呵呵地说：“大家瞧，咱六子还害羞哩！在大城市里呆了三年，硬是城里人样子了，白白净净的，比乡里女娃子都好看！爹，我没说错吧，六子就是好命，以前你还老让他下田，我就不忍心，糟蹋咱杨家的宝贝哟。”

他娘说：“老四啊，你尽护着他，那时人家十四五岁都当劳力使，我们六子十八了还没下过田，遭人笑话嘛！”

五姐说：“现在就更不用下田了，咱六子是国家干部了哩！六子，其实你应该就留在省城的，回来干嘛？别人想跳还跳不出去哪。”

杨陆顺笑着说：“家里不是有老爹娘嘛，老话说：家有高堂不远游，我是家里的独子，怎么能撇下老人只顾自己呢？真要跳出去，我现在就留在了春江市了。”

他娘一听这话，泪水又流了出来，说：“还是六子乖，惦记着我们这两个老不死的。”

五姐笑着说：“爹娘，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姐妹五个不惦记你们两老了？”

他娘伸手拧了五姐一把，笑骂道：“就你老五嘴巴从小就不饶人，你们姐妹五个也惦记我们的，还有五个好女婿！六子，你几个姐夫真让人没半句闲话说，队里的人都夸我命好呢！”

几个姐夫忙都谦逊，说自己是应该孝顺长辈的。杨陆顺不解地问：“怎么大姐和大姐夫没来呢？在家忙农活啊？”

四姐夫哼了一声说：“他们在给儿子卖苦力！鹏子搞了个基建队，让你大姐去基建队煮饭带娃娃，你大姐夫呢就做挑砖灰的下手，他们还要抽时间插